

难忘的“抢新年”

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,唤起了我对于儿时“抢新年”的回忆。

那时,我们一家人住在乡下。每到除夕夜,“劈里啪啦”的鞭炮声,一晚上把我吵醒好几次。醒一回,我便看一下没窗帘的小窗户,盼望着天亮。

“起床了!”母亲一声喊,父亲便把我和弟弟提溜出了热被窝。眼睛迷迷糊糊,洗一把脸,便打起了精神,因为我们要去“抢新年”。这一天是大年初一,早上一拉开门,眼前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。“瑞雪兆丰年,好兆头!”父亲一边说,一边挥动扫帚,左右开弓,把门前的雪扫向两边。母亲则把擦得锃明瓦亮的两辆自行

车一一推出屋。

“爸,快点儿走吧,要不三叔他们就跑到咱们前面了。”我捂着头上的大棉帽子,一边跺脚,一边着急地催促。父亲仰头望了望天,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

一路上,父亲艰难地骑着自行车。说是骑,倒不如说边推边骑更为贴切。雪在自行车的碾压下“咯吱、咯吱”地响着,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。小北风像长了眼睛似的,专找人的薄弱点,顺着脖子、棉裤腿往里钻。

父亲的胸前、脸上、眉毛上,挂满了飘落的雪花。膀阔腰圆的他像一扇门,躲在身后的我倒没有感觉特别冷。

往日十几分钟的路程,我们愣是走了半个多小时。还没到奶奶家大门口,我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,急切地跳下自行车。

“慢着点儿。”母亲的话音还未落,我就脚下一滑,摔了个屁股蹲,新褂子、新裤子上沾满了雪。我甩动双手,胡乱地拍了拍,便急走几步,迫不及待地跑到奶奶家的大门前,轻轻推了推,门没有开,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我抬起右手,把门拍得“咣咣”地响,一边拍,一边嚷:“爸爸,我们今年又是第一名。弟弟,快下来!”

这时,太阳刚刚露出头顶,东方泛起一片红,雪更白了,闪着亮晶晶的光。

进了屋,父亲和母亲便忙碌起来,烧水、下水饺。我们磕头拜年,每个人都领到了爷爷、奶奶发的小红包。虽然只有两毛钱,我们依然喜笑颜开。

还没吃完水饺,几个叔叔、婶子带着孩子们陆陆续续进了门,弟弟、妹妹们望着早到的我们一家人,个个羡慕得不得了,把嘴撅得老高,抱怨大人不早不晚喊自己。三叔家顽皮的弟弟往马扎上一坐,伸手就往盘子里抓水饺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一直忘不了父亲说过的话。他说:“新年是一年的起点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晨。”“抢新年”,抢的就是个好兆头。

刘国瑞/文



事事如意

于祥云/作

诗歌集萃

赞十四届冬运会开幕式

王文生

龙岁锣开战鼓鸣,北疆冬运旌旗红。劳模昂首国旗举,健将雄心火炬拥。骏马奔腾琴韵奋,雪原热烈情谊浓。众人体魄常磨砺,大美中华定复兴。

贺新春

段银贵

霓虹闪烁神州灿,鼓乐欢歌响彻天。紫气升腾霞满宇,祥光献瑞祝福安。举杯同饮阖家悦,暖意盈门笑语欢。花鹊登枝来道喜,腊梅贺岁庆龙年。

喜庆龙年

张进

龙腾虎跃不夜天,载歌载舞庆团圆。国富民强歌盛世,幸福生活比蜜甜。

古诗词里的龙

龙年已至。今天,让我们一同走进古诗词的世界,探寻那些隐藏其中的龙的形象,感受古老而深沉的文化韵味。

龙,自古便是祥瑞的象征。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中,龙的形象往往与吉祥、幸福紧密相连。如唐代诗人杜甫在《秋兴八首》中写道:“鱼龙寂寞秋江冷,故国平居有所思。”在这里,诗人虽未直接描绘龙的形态,却通过“鱼龙”二字,传达出一种萧瑟而深沉的秋意,使人仿佛感受到真挚的家国情怀。

龙,又是力量的化身。在许多古诗词中,龙被赋予了无比的力量和威严。“斯须九重真龙出,一洗万古凡马空。”(唐·杜甫《丹青引赠曹将军霸》)在杜甫的笔下,龙不仅是天地间神秘的生物,更是能够一洗凡尘、超凡脱俗的存在。这样的龙,既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,也是诗人心中理想境界的投影。读之,仿佛能感受到那磅礴的气势和超越时空的力量。宋代辛弃疾在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中这样描述: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

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这里的龙,在元宵夜的狂欢中舞动,象征着无尽的力量和生命的活力。

龙在古诗词中,往往与天地、风云、雨露等自然元素紧密相连。如唐代李颀所言:“龙吟虎啸一时发,万籁百泉相与秋。”(出自《听安万善吹觱篥歌》)在这里,诗人将龙与虎并提,寓意着自然界的雄浑与壮美。而龙吟之声,更是与万籁之音、百泉之韵相互辉映,构成了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卷。

古诗词中的龙形象丰富多样,或威武霸气,或祥瑞美好,或英勇豪迈,或柔美优雅。这些形象不仅展示了龙的神秘与魅力,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龙的深厚情感。

回首古诗词中的龙,我们仿佛穿越时空隧道,与那些古代文人墨客一同领略了龙的风采,品味那份超然的美好与魅力。

龙年大吉,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如祥龙腾飞,充满希望与活力。

葛鑫/文

元宵的味道

吃元宵是正月十五的传统习俗。然而,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,我到了18岁,才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元宵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,长在冀中平原腹地的偏僻小村。我小时候饭虽然能吃饱,但只是些寻常食物。元宵本是我国传统的小吃,可在那个年代,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别说没得卖,即使有卖的,又有几个人肯花钱买?家乡人过元宵节的风俗,除了赶一场热闹的庙会,中午吃顿熬肉菜,晚上出去烤柏灵火,就没有什么了。至于元宵,似乎可有可无。

人可能就是这样的,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渴望得到。“风雨夜深人散尽,孤灯犹唤卖汤圆”(宋代姜白石的诗句)“桂花香馅裹胡桃,江米如珠井水淘”(清代符曾的诗句)……每当读到古人描写元宵节吃元宵的文字,我常常忍不住要咽口水,心里想着它的味道。

18岁那年,我终于见到了元宵的“真容”。

头年腊月,长我4岁的二姐结婚了,嫁给了一个浙江人。春节期间,二姐随姐夫回温州婆家过年,大年初十返回河北老家,带回一些南方特产,其中就有两盒元宵。对于从来没吃过元宵的我们来说,这元宵当然要留着元宵节吃。

从正月初十开始,在翘首以盼中,我终于吃到了元宵。

早上起来,吃了十几年的饺子换成了元宵,我兴奋地拿出春节剩下的所有鞭炮,全都放光了,那种心情真不

亚于过大年起五更。眼见得雪白滚圆的元宵在铁锅中全部漂浮起来,我迫不及待地递过碗,一个劲儿地央求母亲给我多盛俩,可是全家几口人,每人几个元宵,母亲算得清清楚楚,一个也不肯多给。

端着分到的元宵,我用筷子插起一个,咬了一口。可那一刻,却令我难以置信——南方人那么爱吃、人人都说好吃的元宵,居然是酸的,而且几乎是酸得倒牙。于是,我认定,元宵的味道都是酸的,而且好几年都不想吃了。

直到5年以后,我军校毕业留在安徽蚌埠,第一次不在北方老家过元宵节。连队要吃元宵,本来我是极力反对的,可我这个小排长做不了全连的主。我准备吃俩馒头得了,可食堂只有元宵,只好硬着头皮盛了几个。真是没想到啊,原来那元宵的味道,又甜又香!

后来才明白,原来我第一次吃到的元宵变质了。那本不是它应有的味道。是啊,好多事物都一样,变了质,味儿就变了!甜变了质,就是酸的;而尝过了酸,才更懂得甜!

刘明礼/文



闹元宵

白素菊/作

